



186781

新華時事叢刊

英國在華企業 及其利潤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時事叢刊

第 9 種

英國在華企業及其利潤

魏子初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 言

這是研究外在華投資的第三個小冊子。在選材和組織上，不同於對美國的研究（見『美帝在華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三月）；因為英國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侵略投資比較少，在借款方面的投資，目前也已不起作用，所以都略去了，只分析其企業投資。又開採煤礦是英國掠取中國企業的一個典型，特列為附錄。

編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

目 錄

英國——資本輸出的老帝國	一
英國在華企業及其利潤	三
一、發展的概況	三
二、投資的特點	六
三、資本輸入和利潤榨取	四
四、解放後概況	五
附錄：『開採煤礦』喪失的經過	五

42
261

英國——資本輸出的老大帝國

英國大規模的海外擴張，始於十六世紀商業資本極盛時代。商人冒險隊和武裝海盜在美洲、印度、非洲和東方殺戮土著居民，販賣奴隸和鴉片，佔領了廣大的殖民地。如馬克思所指出：「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蓄積的主要要素」^①。掠奪的財產，替英國準備下了十八、九世紀之交工業革命的基礎，也就是進一步領土擴張和資本輸出的基礎。「奪取世界各部分殖民地，從那裏榨取「剩餘資本」以加強自己兩世紀繼續時間中的工業，而結果變為世界工廠的英國，就是那樣地發展起來的」（斯大林）^②。

英國向殖民地所「輸出」的巨額「剩餘資本」，一直就是來源於殖民地的。這一點，下面還要說明。

由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英國的殖民地也有了新的擴張。一八四〇年佔領了中國的香港，前後佔領了紐西蘭和阿拉伯的亞丁，自此至一八五二年，吞併了南非的納塔爾，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及

① 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譯本，三聯書店版，第一卷，下冊，第六四一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第四版，二一七頁。譯文轉引自「殖民地、附屬國新歷史」，吳清友譯，讀書出版社，第一冊，A三四頁。

判查布和緬甸。從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又獲得了新殖民地三百七十萬方哩。到一九一四年英帝國總面積爲一千二百七十萬方哩，而英本土只有十二萬一千方哩，不足總面積百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給英國增加了一百五十萬方哩的領土。到第二次大戰前夜，英帝國和保護國各屬領合計佔世界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亦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和領土的擴張同時，英國的海外投資也不斷增長。十九世紀前期主要在北美，一八六八年組成了國外投資的大聯合公司，一八七〇——七五年其投資活動自歐洲、北美擴展至非洲、南美和東方。從一八五〇到一八八〇年間，英國的海外投資增加了五倍，即由二億鎊增至十億鎊，到一九〇五年又增加了一倍，達二十億鎊，而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三年的八年間，又增加了一倍，幾達四十億鎊。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恐慌，已使英國在世界上的貿易霸權受到了削弱；十九世紀晚期，英國的工業霸權也開始衰退，首先退讓給美國，後來又退讓給德國。但在資本輸出和殖民地擴張方面，英國却仍居首位。因此，英國已日益由工業變爲放債國，資產階級日益脫離生產，變成「利息票」的寄生階級。列寧曾引葛利芬的計算指出，在一八九九年，英國從國外貿易所得到的收入只合一千八百萬鎊，而從海外投資所得到的收益達九千萬至一億鎊。「在世界最帶「商業性的」國家中，食利者底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五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底本質」。

● 『英國之對外投資政策』，『財政評論』，第十四卷，第二期。杜德：『英帝國的危機』，王丕烈譯，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一五頁。

杜德曾詳細的分析了英帝國這種寄生性和腐化的過程。英國煤的產量從一九一三年的二億八千七百萬噸降至一九三八年的二億三千萬噸；紡織設備在一九二〇——三五年間減少了一千四百萬錠；造船量由一九一八年的三百萬噸減到一九三八年的二百萬噸。工業技術上更是『任其落伍，而不顧惜……與後起的美國和德國日在進步中的技術水平相比，它已經日益退落成爲老朽設備的大本營』。農業方面，在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三九年間，耕地面積由一千八百二十萬英畝減到一千一百八十萬英畝；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間，有二百萬英畝荒廢，可耕地面積減少了四百萬英畝。

基本工業的新投資一直下降。一九〇四——一三年的十年間與一九二四——二八年的五年間，基本工業股票的發行減少了一半，而同時釀酒業的股票發行却增加了一倍多，對旅館、戲院的投資則增加近三倍。從就業方面看，生產工人的數目由一八五一年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三，跌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三·六，而從事商業、金融、分配、服務等的人數則繼續增高。從財政方面看，寄生於殖民地的生活使英國和平時期軍費不斷的上升，軍備費自一八七五到一八九七年增加了一倍，

●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九三頁。又據瓦爾加和明德爾松等所補充的材料，有如下的對照（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增訂版，一九五一年，中華書局，一八二頁）：

對外貿易收入（百萬鎊）

海外投資收入（百萬鎊）

一八九九

一八

九〇——一〇〇

一九一二

三三

一七六

一九二九

五一

二五〇

一九三二

二八

一四五

● 杜德：『英帝國的危機』，王丕烈譯，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二〇——二五頁。

到一九一三年再增一倍，到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倍多，到一九四九年又增加了三倍，總數連追加預算達八億鎊，較一八七五年帝國主義擴張時期增加了三十倍以上。

杜德在分析這種情況時說：「資本投入與積蓄的方向，日益增加轉向海外，剝削殖民地以便賺得大量超額利潤，其結果日益依賴海外資品的寄生生活就日益加深，以致對國內工業與農業，任其荒蕪朽毀」。列寧在三十五年前就天才的指出了這一規律；到了一九三七年，英國工業的退化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就連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也稱述『海外投資』成了『國家最大的一種工業』了。

我們如將列寧所引的霍柏森的原資料加以改編，並補充上此後三十五年的統計，則英國自一八七〇年帝國擴張以來資本輸出和利潤榨取的情況，有如下表。

英國資本輸出及其收益 1870—1947年

單位：百萬鎊

時 期	資本淨輸出	海外投資收益	收益與資本 輸 出 比 率
(第一次大戰前)			
1870—1879	322.6	477.8	147.8%
1880—1889	423.3	647.5	153.0%
1890—1899	362.0	924.0	255.3%
1900—1909	653.9	1,214.5	185.7%
1910—1913	725.0	723.0	99.7%
	<u>2,486.8</u>	<u>3,986.8</u>	160.3%
(第二次大戰前)			
1920—1929	881.4	1,980.0	224.6%
1930—1938	-150.2	1,690.0	純利
	<u>731.2</u>	<u>3,670.0</u>	501.9%
(第二次大戰後)			
1946	31.0	153.0	
1947	166.0	153.0	
	<u>197.0</u>	<u>306.0</u>	155.3%

來源：1870—1912 C. K. Hobson: "The Export of Capital", 倫敦, 1914年。

1913—1938 Henry Richardson: "British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倫敦, 1936年;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1947年編。

1946—194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lance of Payment Year Book", 1938年, 1946年, 1947年, 紐約。

附註：1920—21 缺資本輸出數字。

1920—23 缺收益數字，設四年共為 400。

1936 缺收益數字，設為 200。

第一、上表說明了英國大規模的資本輸出開始於二十世紀。在本世紀開始的十四年間輸出了十三億八千萬鎊，平均每年達九千餘萬鎊，超過了過去三十年的總數，那時每年平均不過三、四千萬鎊。所以自二十世紀起，資本輸出代替了商品輸出，而成爲英帝國主義最顯著的特徵。

前已說過，英國的海外投資於一九一三年約有四十億鎊，達到了頂點。當時英國據有世界殖民地外債的八分之七，其它國家外債的四分之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消耗了巨額的海外投資，到一九一八年，所餘不足二十四億鎊。但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前，英國又輸出了八億八千多萬鎊，一九二二——二三年和一九二七——二八年的輸出數字，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年，即使計入英鎊貶值，也和二十世紀初期不相上下。所以到了一九二九年，英國又保有三十四億三千八百萬鎊的海外投資了。這時美國的海外投資已超過英國，但美國係以戰債爲主。一九三一年的估計，全世界政治外債中美國據有百分之五三·六，英國據有百分之四〇·七；全世界商業外債中，美國據有百分之二八·九，英國據有百分之二八·一。

直到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前，除了大戰數年外，英國一直在積蓄其海外資本，而且加速的積蓄着。但自大恐慌起，開始了資本消耗。除一九三三——三五年的三年外，海外投資都有減無增，至一九三八年只有三十二億九千二百萬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又消耗其海外投資約四分之一，到一九四五年，估計存餘爲二十三億九千五百萬鎊，戰後稍有恢復，一九四七年增至二十五億九千二百萬鎊。但比起美國已相差甚遠。一九三八年美國資本輸出佔世界資本輸出的百

● Julius Hirsch: 『世界經濟，經濟危機與世界經濟會議』 (Der Wirtschaftliche Weltwille, die Krisis und die Weltwirtschaftskonferenz), Weltw. Arch. 一九三三年。

分之一三·五，英國佔一〇·三；戰後一九四七年美國上升至百分之三二·六，英國仍維持原數。

第二、表上可以看出英國海外投資的利潤，却並未在第一次大戰前達到頂點，而是不斷繼續的增加。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個十年中，英國海外投資利潤由平均每年四千八百餘萬鎊增至六千五百萬鎊和九千二百萬鎊；但自二十世紀起即超過一億鎊，自一九〇九年起超過一億五千萬鎊，一九一二年起超過二億鎊，一九二五年起又超過二億五千萬鎊。一九二六——二七年爲二億八千五百萬鎊，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二億七千萬鎊。在大恐慌時期中雖有減少，但最少的一年（一九三二年）也有一億五千萬鎊。以後遞增，到一九三七年又恢復二億一千萬鎊。這說明了在大恐慌時期，英國資本家在國內投資的損失主要是靠加緊國外的剝削來彌補的。到第二次大戰後，其海外投資收益仍保持一億五千萬鎊以上，一九四八年並增至一億六千二百萬鎊。

第三、從上表第三欄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後期英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即超過了資本輸出額，尤其最後的十年間，竟達其輸出額的二倍以上。二十世紀開始時，因有大量新投資，比率顯得低一點，但二十年代中，收益又超過資本輸出的二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二十年中，海外收益竟超過資本輸出額五倍以上！和殖民歷史相當長的法國比，自一八八〇到一九一三年三十四年間，法國輸

① 海外投資數字據：“Midland Bank Annual Review”，引自 J. Henry Richardson: “British Economic Foreign Policy”，一九三六年，七三頁。“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引自“Britannica Encyclopaedia”，一九四七年版，『國際貨幣基金』：“Balance of Payments Year Book”，一九三八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

② 杜德：『英帝國的危機』，王丕列譯，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四六頁。

出了三百零三億法郎的資本，而其海外投資收益爲三百零二億法郎，兩者相等。這就是說：這期間法國巨額的海外投資並未會動用其國內積蓄，只是利用國外利潤的積累；而在英國，爲數更大的資本輸出，不但未曾動用英國資本家的一文錢，反而有比輸出資本更大的數目收進他們的口袋。約略的說，從一八七〇年到現在，英國海外投資的利潤中，有百分之四四轉做了新投資，百分之五六用於支持英國資產階級的寄生生活和腐化的統治。又自二十世紀以來，英國海外投資的利潤中，只有百分之二八用於擴大再投資，而有百分之七二用於支持壟斷資本家的統治。

海外投資的利潤，自然不限於上述的直接收益（利息和股紅的收益）。如列寧所指出，資本輸出是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因此伴隨着投資利潤的，還有商品輸出的利潤，英國在殖民地的鐵路、礦山和工廠，自始並經常的自英國輸進機器、工具、以至原料。和此種輸出相連帶的，又有運輸、保險、金融等利潤，同時在國內又增加了製造此項出口商品的利潤。這方面的收益，都是無法估計的。

列寧曾着重地指出，這種殖民地的巨額利潤，使資產階級「造成一種經濟上的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藉以養育、形成並鞏固機會主義」。特別是「在英國方面，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機會主義思想，引起工人運動暫時腐朽的趨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很久以前就已表現出來」。列寧並引證五十六年前英國巨萬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戰爭的罪魁羅德斯，在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會議後的結論所說：「帝國主義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

① Harry D. White: "The French International Accounts, 1880-1913," Cambridge, Mass. 1933年。

②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九七、九九頁。

戰，你就應當做帝國主義者」。而在今日，慣說「帝國主義早已死去」和「社會主義」「銀行壟山國有」的英國工黨，對付迫在眉睫的英帝國財政危機和無法彌補的國際收支逆差，其所持政策，却也沒有超越羅德斯一步。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貝文在下院宣稱：「我不是準備犧牲大英帝國，我知道如果大英帝國垮台……那就是說我們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必定大為跌落」。換言之，無非在加強對殖民地的剝削以維持英國壟斷資本家的飯碗和統治。一位蘇聯學者最近曾指出：「英國工黨官僚們的罪惡，在於他們試圖使英國無產階級成爲在亞洲和歐洲的一切侵略陰謀的共犯」。

但今天的形勢，却和五十年前大不相同了。資本輸出與殖民地剝削，雖曾引起過英國工人運動中「暫時的」機會主義傾向，但另一方面却產生了殖民地的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不但如此，如列寧在一九一三年論「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中所說，在英國「當權的是維持一切落後東西的資產階級」，而在殖民地「強大的民主運動正在增長、擴大與鞏固。那裏資產階級還同人民在一塊，反對反動勢力，數萬萬人覺醒起來，趨向於光明和自由」。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實踐了列寧論亞洲革命的遠見；殖民地解放運動，如火一樣燃遍在英帝國領土的每一角落。殖民地制度已是日暮途窮，瀕於破產了。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工黨英國所不同於羅德斯時代的，是英帝國早已失掉了世界的霸權，而其名義上所保有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也實質上爲美國所囊括。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八年，英國對加拿大的輸出增加不到三倍，而美國增加了四倍。英國向印度的輸出增加四倍，而美國增加七倍。英國對馬來亞的

輸出增加不到三倍，而美國增加八倍。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美國在海外投資增加了四倍，而大部分都係投在英帝國區域裏，連同「美援」和「軍事貸款」，所有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經濟命脈，已均由美國掌握了。

工黨政府目前保存其統治權的唯一辦法是俯首聽命美國的控制。但這辦法是必須以英國為犧牲的。例如戰後借款協定使英國再不能自由的倚靠殖民地取得美元，哈瓦拿貿易協定打擊了英帝國內部的特惠關稅，「杜魯門主義」奪取了英國在中東的統治地位，「馬歇爾計劃」建立了西歐的經濟管理機關，「第四點計劃」奪取了英國在東方的權益，而更糟糕的是，由於承担了北大西洋集團和西歐聯盟的義務，英國不能在財政危機和貿易破產的情況下再以全部財政進行瘋狂的軍備，並在朝鮮替美帝國主義做砲灰。

目前英國仍可能自殖民地掠奪到相當的利潤，但已遠不足應付其為維持殖民地的海外開支。二次大戰前後的情況，有如下的對比（單位：百萬鎊）：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八年
海外投資收入（利息、利潤）	二〇五	一六二
海外支出（利息、利潤）	三〇	一一二
海外淨收入	一七五	五〇
政府海外支出	一六	二三六

● 參見拙作：『美帝在華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一章。

● 杜德：『英帝國的危機』，王丕烈譯，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三八、一七六頁。

· 戰後比戰前，海外投資收入雖只減少了四千三百萬鎊，但付給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利息利潤却增加了八千二百萬鎊，同時政府的海外支出（主要是海外軍費）更增加了二億二千萬鎊。戰爭結束後後的三年間，英國海外投資收入總數不過四億六千八百萬鎊，而同時期海外軍費的支出爲六億九千四百萬鎊。以前，英國的貿易逆差主要靠海外投資的收益來彌補，第二次大戰前夜已不足彌補而首次出現了國際收支的虧短。到了戰後，貿易逆差由一九三八年的一億零二百萬鎊增到一九四七年的四億三千八百萬鎊，同時國際收支的虧短達六億三千萬鎊。

殖民地制度是英帝國的基石，殖民地制度的危機便是英帝國危機的核心。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殖民地的解放這一歷史的規律。如果說英國今日仍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帝國，但同時英國本身却日甚一日的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正如杜德所說，殖民地的解放對於英國人民和對殖民地人民是同樣的重要。只有壟斷資本家加於殖民地的枷鎖被打斷，英國人民才能在壟斷資本家的統治下翻身。

英國在華企業及其利潤

一、發展的概況

一七一五年「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洋行，爲英國在華企業之始。一八三四年該公司對華貿易獨佔權廢止的前後，英商來華的日多，「怡和」（一八三二年）、「仁記」（一八三五年）等老牌洋行都在此時設立，但仍以廣州爲限。當時英商佔外商的四分之三，主要做鴉片貿易。

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英商重心移到上海。一八四五年取得了上海租界，「安利」（一八六六年）、「太古」（一八六七年）等大公司均於此後在上海開業。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對華貿易比重跌落，一八七四年以前佔中國進出口的百分之四〇，一八八九年跌至百分之二〇，至十九世紀末只佔百分之十二。但由於香港被英佔據，加上由香港、印度的對華貿易，至十九世紀末仍佔百分之六〇。航運方面，此期間發展極快，也以香港爲中心。迄十九世紀末，英船佔航行中國船隻噸位的百分之六〇以上。「太古」的「中國輪船公司」（一八七二年），「怡和」的「中印輪船公司」（一八八一年），分執牛耳。「會德豐」（一八六三年）則以上海爲中心，「怡和」的「公和祥碼頭公司」（一八七一年）等，開始控制了中國碼頭倉庫業務。金融方面，也在此時建立基礎。「麥加利」（一八五七年）和「匯豐」（一八六五年）兩大銀行都在上海開業。「匯豐」和「怡和」合組

的「中英銀公司」（一八九八年），在十九世紀末開始掌握中國外債。工業方面，一八六二年開始建立的船廠，即「耶松船廠」之前身。「怡和絲廠」（一八八二年）和「怡和紗廠」（一八九五年），成立於「馬關條約」外人攫獲設廠權的前後，其餘都較晚。

二十世紀以來，英對華貿易比重再減，但貿易額則劇增（見附表）。此時期的特點是大托萊斯企業的興起。如「英美煙公司」（一九〇二年），「利華兄弟」的「中國肥皂」（一九〇三年），「通用電氣」（一九〇八年），「亞細亞火油」（一九一三年）等，都在二十世紀初侵入中國。帝國化學托萊斯的「卜內門洋碱公司」（一九二〇年）和「鄧祿普橡皮公司」（一九二一年）等則稍遲。航運方面，也是比重略減而噸位劇增。帝國主義在華的航業競爭到了二十世紀初達於頂點，以後收買兼併，不一而足，而英商始終佔優勢。至「七七」抗戰時，連香港在內，「怡和」系有「中印」、「公和祥」、「港九碼頭」、「黃浦船廠」、「天星輪渡」等五單位，「太古」系有「中國」、「興記」、「藍煙筒」、「大沽拖駁」、「太古船塢」、「糖房碼頭」等六單位。「會德豐」系有「上海拖駁」等八單位。

金融方面，在此期中膨漲最快。先後有「有利」（一九一五年）、「大英」（一九二二年）、「沙遜」（一九三一年）、「通濟隆」(?)、「達商」（一九三一年）等五家銀行在上海開業，連在華分支機構共二〇處。保險方面，在上海設總公司的「揚子」（一八六二年）、「保家行」（一八六三年）等大有發展，「遠東」（一九一五年）、「四海」（一九三一年），英美合辦等則係此期內成立。而香港「保安」系漸執牛耳，此外尚有八四個在英的保險公司來華活動。投資的情況如下：「福公司」（一九〇四年）侵入礦業和鐵路，共與「中英銀公司」合設的「華中鐵路公司」（一九〇四年）掌握鐵路借款。「揚子銀公司」（一九三〇年）、「遠東營業公司」（一九二五年）